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
第五十四回 負心郎模稜聯眷屬 失足婦鞭篋整綱常

按：朱淑人見眠香場內更無別人，方囁嚅向齊韻叟道：「阿哥教我明朝轉去，勿曉得阿有啥事體？」韻叟微笑道：「耐阿哥替耐定親呀，耐啥勿曾曉得？」淑人低頭蹙額而答道：「阿哥末總實概樣式。」韻叟聽說。不勝驚訝道：「替耐定親勿好？」淑人道：「勿是個勿好，故歇無啥要緊啲。阿哥搭阿哥說一聲，勳去定啥親？」韻叟察貌揣情，十猜八九，卻故意探問道：「故末耐啥意思哩？」連問幾聲，淑人說不出口。韻叟乃以正言曉之，道：「耐勳去搭阿哥說。照耐年紀是該應定親個辰光。耐呷無撥爺娘，生來耐阿哥做主。定著仔黎黎鴻個因件，再要好也無撥。耐故歇勿說阿哥好，倒說道勳去定啥親，勳說耐阿哥聽見仔要動氣，耐就自家想：媒人纔到齊，求允行盤纔端正好，阿哥教阿哥再去回報俚？」淑人一聲兒不言語。韻叟道：「雖然定親，大家纔要情願仔末好。耐再有啥勿稱心索性說出來，商量商量倒無啥。我替耐算計，最要緊是定親，早點定末早點討，故末連搭仔周雙玉一淘可以討轉去，阿是蠻好？」

淑人聽到這裏，咽下一口唾沫，俄延一會，又囁嚅道：「說起個周雙玉，先起頭就是阿哥代叫幾個局，後來也是阿哥同得去喫仔臺酒，雙玉就問我阿要討俚。俚說俚是好人出身，今年到仔堂子，也不過做仔一節清信人，先要我說定仔討俚個末，第二戶客人俚勿做哉。我末倒答應俚。」韻叟道：「耐要討周雙玉，容易得勢，倘然討俚做正夫人，勿成功個哩。就像陶玉甫，要討個李漱芳做塾房，到底勿曾討，勳說是耐哉。」

淑人又低頭蹙額了一會，道：「難倒有點問架來浪。雙玉個性子強得野啲，到仔該搭來就計算要贖身，一徑搭我說，再要討仔個人末，俚定歸要喫生鴉片煙啲。」韻叟不禁呵呵笑道：「耐放心，陸裏一個信人勿是實概說噶？耐末再要去聽俚！」淑人面上雖慚愧，心裏甚乾急，沒奈何又道：「我起先也勿相信，不過雙玉勿比得別人，看俚樣式倒勿像是瞎說。倘忙弄出點事體來，終究無啥趨勢。」韻叟連連搖手，道：「啥個事體，我包場末哉，耐放心。」

淑人料知話不投機，多言無益。適值茶房管家送進茶來，韻叟擎杯相讓，呷了一口，淑人即起興辭。韻叟一面送，一面囑道：「我說耐故歇去，就告訴仔雙玉，說阿哥要替我定親。雙玉有啥閑話，纔推說阿哥好哉。」淑人隨口唯唯。

兩人蹇出眠香場，琪官、瑤官還在門外等候，一同跟下山坡，方纔分路。齊韻叟率琪官、瑤官向西往拜月房籠而去。朱淑人獨自一個向東行來，心想：「韻叟乃出名的『風流廣大教主』，尚不肯成全這美事，如何是好？假使雙玉得知，不知要鬧到甚麼田地！」想來想去，毫無主意，一路蹇到箭道中，見向時看跑馬的都已散去，志正堂上祇有兩個管家照看香燭。

淑人重復蹇回，劈面遇見蘇冠香，笑嘻嘻問淑人道：「倪大人到仔陸裏去？五少爺阿看見？」淑人回說：「在拜月房籠。」冠香道：「拜月房籠無撥啲。」淑人道：「剛剛去呀。」冠香聽了，轉身便走。淑人叫住問他：「阿看見雙玉？」冠香用手指著，答了一句。

淑人聽不清楚，但照其所指之處，且往湖房尋覓。比及蹇進院門，聞得一縷鴉片煙香，心知藹人必在房內吸煙，也不去驚動，徑回自己臥房。果然周雙玉在內，桌上橫七豎八攤著許多磁盆，親自將蓮粉喂促織兒，見了淑人，便欣然相與計議明日如何捎帶回家。

淑人祇是懶懶的。雙玉祇道其暫時離別，未免牽懷，倒以情詞勸慰。淑人幾次要告訴他定親之事，幾次縮住嘴不敢說，又想雙玉倘在這裏作鬧起來，太不雅相，不若等至家中告訴未遲。當下勉強笑語如常。

迨至晚間，張燈開宴，絲竹滿堂，齊韻叟興高采烈，飛觴行令。熱鬧一番，並取出那《海上群芳譜》，要為眾姊妹下一讚語，題於小傳之後。諸人齊聲說好。朱淑人也胡亂應酬，混過一宿。

次日午後，備齊車轎，除馬龍池、高亞白、尹癡鴛及姚文君原住園內，僅留下華鐵眉、孫素蘭兩人，其餘史天然、葛仲英、陶雲甫、陶玉甫、朱葛人、朱淑人及趙二寶、吳雪香、覃麗娟、李浣芳、林素芬、周雙玉、衛霞仙、張秀英、林翠芬一應辭別言歸。

齊韻叟向陶玉甫道：「耐是單為仔李漱芳接煞，要去一埭啲，明朝接過仔就來罷。」玉甫道：「明朝想轉去，廿五一準到。」韻叟見說轉去，不便強邀，轉向朱淑人道：「耐明朝可以就來。」淑人深恐說出定親之事，含糊應答。

大家出了一笠園，紛紛各散。朱淑人和周雙玉坐的馬車，一直駛至三馬路公陽里口。雙玉堅囑：「耐有空末就來。」

淑人「噢噢」連聲，眼看阿珠扶雙玉進弄，淑人纔回中和里。祇見阿哥朱藹人已先到家中，正在廳上撥派雜務。淑人沒事，自去書房裏悶坐，尋思：這事斷斷不可告訴雙玉。我且瞞下，慢慢商量。

將近申牌時分，外間傳報：「湯老爺到哉。」淑人免不得出外廝見。湯嘯庵不及敘話，先向藹人說道：「李實夫同倪一淘來，故歇也來裏船浪。」藹人忙發三副請帖，三乘官轎，往碼頭迎請于老德、李實夫、李鶴汀登岸。再著人速去西公和里催陶老爺立等就來。不料，陶雲甫不在覃麗娟家，又不知其去向。

藹人方在著急，恰好雲甫自己投到，見了湯嘯庵，說聲久別。藹人急問道：「到仔陸裏去？請也請勿著耐。」雲甫笑道：「我來裏東興里。」藹人道：「東興里做啥？」雲甫笑而攢眉道：「原是玉甫哉哩。李漱芳剛剛完結末，李浣芳來哉，啲有點問架事體。」藹人道：「啥事體噶？」雲甫未言先嘆道：「還是李漱芳來浪辰光，說過歇句閑話，說俚死仔末教玉甫討俚妹子。故歇李秀姐拿個浣芳交代撥玉甫，說等俚大仔點收房。」藹人道：「故也蠻好啲。」雲甫道：「陸裏曉得個玉甫倒勳俚，說：『我作孽末就作仔一轉，難定歸勿作孽個哉！倘然浣芳要我帶轉去，算仔我乾因件，我搭俚撥仔人家嫁出去。』」藹人道：「故也蠻好啲。」雲甫道：「陸裏曉得個李秀姐定歸要撥來玉甫做小老母。俚說漱芳苦惱，到死勿曾嫁玉甫，故歇浣芳賽過俚個替身。倘然浣芳有福氣，養個把倪子，終究是漱芳根腳浪起個頭，也好有人想著俚。」

藹人聽罷點頭，湯嘯庵插口道：「大家閑話纔勿差，真真是問架事體。」陶雲甫道：「我倒想著個法子，一點勳緊。」

一語未了，忽見張壽手擎兩張大紅名片，飛跑通報。朱藹人、朱淑人慌即衣冠，同迎出去，乃是于老德、李鶴汀兩位。下轎進廳，團團一揖，升炕獻茶。朱藹人問李鶴汀：「令叔為啥勿來？」鶴汀道：「家叔有點病，此次是到滬就醫。感承寵招，心領代謝。」

藹人轉和于老德寒暄兩句，然後讓至廳側客座，寬衣升冠，並請出陶雲甫、湯嘯庵兩位會面陪坐。大家講些閑話，惟朱淑人不則一聲。

少頃，于老德先開談，轉述黎黎鴻之意，商議聘娶一切禮節，朱淑人落得抽身回避。張壽有心獻勤，捉個空，尋到書房，特向淑人道喜。淑人憎其多事，怒目而視。張壽沒興，訕訕走開。

晚間，張壽來請赴席，淑人祇得重至客座，隨著藹人陪宴。其時親事已經商議停當，席間並未提起。到得席終，于老德、李鶴汀、陶雲甫道謝告辭，朱藹人、朱淑人並送登轎。單剩湯嘯庵未去，本係深交，不必款待，淑人遂退歸書房，無話。

廿二日，藹人忙著擇日求允。淑人雖甚閑暇，不敢擅離。直至傍晚，有人請藹人去喫花酒，淑人方溜至公陽里周雙玉家一會。可巧洪善卿在周雙珠房裏，淑人過去見了，將定親之事悄悄說與善卿，並囑不可令雙玉得知。善卿早會其意，等淑人去後，便告訴了雙珠。雙珠又告訴了周蘭，吩咐合家人等毋許漏言。

別人自然遵依，祇有個周雙寶私心快意，時常風裏言，風裏語，調笑雙玉。適為雙珠所聞，喚至房裏，呵責道：「耐再要去多說多話，前日子銀水煙筒阿是忘記脫哉？雙玉反起來，耐也無啥好處！」雙寶不敢回嘴，默然下樓。

隔了一日，周蘭往雙寶房間裏床背後開祇皮箱，檢取衣服，丟下一把鑰匙不曾收拾，偶見阿珠，令去尋來。阿珠尋得鑰匙，翻

身要走。雙寶一把拉住，低聲問道：「耐為啥勿到朱五少爺搭去道喜嘅？」阿珠隨口答道：「勸瞎說！」雙寶道：「朱五少爺大喜呀，耐啥勿浪曉得？」阿珠知道雙寶嘴快，不欲糾纏，大聲道：「快點放哩，我要喊無悔哉！」雙寶還不放手，祇聽得客堂裏阿德保叫聲：「阿珠，有人來裏看耐。」阿珠接應，問：「啥人？」趁勢撇下雙寶，脫身出房。看時，乃舊夥大姐大阿金。阿珠略怔一怔，問：「阿有啥事體？」大阿金道：「無啥，我來張張耐呀。」

阿珠忙跑進去將鑰匙交周蘭，復跑出來，攜了大阿金的手，暫到弄堂轉彎處，對面立在白牆下切切說話。大阿金道：「故歇索性勿對哉！勸說是王老爺，連搭兩戶老客人也纔勿來，生客生來無撥，節浪下腳通共折著仔四塊洋錢。倪末急煞來浪，俚倒坐馬車，看戲，蠻開心！」阿珠道：「小柳兒生意蠻好來浪，阿有啥勿開心？我替耐算計，歇仔末好哉呢。」大阿金道：「難要歇哉呀！俚來浪租小房子，教我跟得去，一塊洋錢一月，我定歸勿去。」阿珠道：「我聽見洪老爺說起，王老爺屋裏無撥個大姐，耐阿要去做做看？」大阿金道：「好個，耐替我去說哩。」阿珠道：「耐要去末，等我晚歇再問仔聲洪老爺。明朝無撥空，廿六兩點鐘，我同耐一淘去末哉。」大阿金約定別去，阿珠亦自回來。

廿五日早晨，接得一笠園局票，阿珠乃跟周雙玉去出局。翌日，阿珠到家傳說道：「小先生要廿八轉來啲。」周蘭沒甚言語。喫過中飯，略等一會，大阿金就來了，會同阿珠，徑往五馬路王公館。

兩人剛至門首，祇見一個後生慌慌張張沖出門來，低著頭一直奔去，分明是王蓮生的侄兒，不解何事。兩人推開一扇門掩身進內，靜悄悄的竟無一人。直到客堂，來安始從後面出來，見了兩人即搖搖手，好像不許進去的光景，兩人祇得立住。阿珠因輕輕問道：「王老爺阿來裏？」來安點點頭。阿珠道：「阿有啥事體嘅？」

來安暫上兩步，正待附耳說出緣由，突然樓上「劈劈拍拍」一頓響，便大嚷大哭，鬧將起來。兩人聽這嚷哭的是張蕙貞，並不聽得王蓮生聲息。接著大腳小腳一陣亂跑，跑出中間，越發劈劈拍拍響得像撒豆一般，張蕙貞一片聲喊「救命」。

阿珠聽不過，攔捺來安道：「耐去勸哩。」來安畏縮不敢。猛可裏樓板「彭」的一聲震動，震得夾縫中灰塵都飛下些來，知道張蕙貞已跌倒在樓板上。王蓮生終沒有一些聲息，祇是劈劈拍拍的悶打，打得張蕙貞在樓板上骨碌碌打滾。阿珠要自己去勸，畢竟有好些不便之處，亦不敢上樓。樓上又無第三個人，竟聽憑王蓮生打個盡情。打到後來，張蕙貞漸漸力竭聲嘶，也不打滾了，也不喊救命了，纔聽得王蓮生長嘆一聲，住了手，退入裏間房裏去。

阿珠料想不好驚動，遂輕輕辭別了來安要走。大阿金還默瞪著兩眼發猷，見阿珠要走，方醒過來。兩人仍攜著手，掩身出門，又聽得樓上張蕙貞直著喉嚨，乾號兩聲，其聲著實慘戚。大阿金不禁吁了口氣，問道：「到底勿曉得為啥事體？」阿珠道：「管俚啲啥事體，倪喫碗茶去罷。」

大阿金聽說高興，出弄轉彎，迤邐至四馬路中華眾會，聯步登樓，恰遇上市辰光，往來喫茶的人逐隊成群，熱鬧得狠。兩人揀張臨街桌子坐定，合泡了一碗茶，慢慢喫著講話。阿珠笑道：「起先倪纔說王老爺是個好人，故歇倒也會打仔小老母哉，阿要稀奇？」大阿金道：「王老爺搭倪先生好個辰光，嫁仔末倒好哉。倘然倪先生嫁撥仔王老爺末，王老爺陸裏敢打嘅？」阿珠道：「沈小紅阿好做人家人，故末再要好白相點哩。」大阿金太息道：「倪先生末真真叫自家勿好，怪勿得王老爺討仔張蕙貞。上海挨一挨二個紅倌人，故歇弄得實概樣式！」阿珠冷笑道：「故歇倒勿曾算別腳哉哩。」

正說時，堂倌過來沖開水，手揣一角小洋錢，指著裏面一張桌子道：「茶錢有哉，俚啲會過哉。」兩人引領望去，那桌子上列坐四人，大阿金都不認得。阿珠覺有些面熟，似乎在一笠園見過兩次，惟內中一年輕的，認得是趙二寶阿哥趙樸齋。因樸齋穿著大袍闊服，氣概非凡，阿珠倒不好稱呼，但含笑頷首而已。

一會兒，趙樸齋笑吟吟暫過外邊桌子旁，阿珠讓他坐了，遞與一根水煙筒。樸齋打量大阿金一眼，隨向阿珠搭訕道：「耐先生來裏山家園呀，耐啥轉來哉嘅？」阿珠說：「難要去哉。」樸齋轉問大阿金：「耐跟個啥人？」大阿金說是沈小紅。阿珠接嘴道：「俚故歇來裏尋生意，阿有啥人家要大姐？荐荐俚。」樸齋矍然道：「西公和張秀英說要添個大姐，等俚轉來仔，我替耐去問聲看。」阿珠道：「蠻好，謝謝耐。」樸齋即問明大阿金名字，約定廿九回音。阿珠向大阿金道：「價末耐就等兩日末哉。張秀英啲勸末，再到王老爺搭去。」大阿金感謝不盡。樸齋吸了幾口水煙，仍回裏面桌子上去。

須臾，天色將晚，阿珠、大阿金要走，先往裏面招呼樸齋。樸齋同那三個朋友也要走，遂一齊暫下華眾會茶樓，分路四散。

第五十四回終。